

第四章 北宋前期貶謫詩時空意識之探討

「時間」和「空間」是構成宇宙的先驗條件，也是一切存有物存在的基本要素。時空是人認識世界與自我的依據，使個體能將活動及經驗的認知納入一個有秩序、組織的結構當中加以理解，換句話說，人類一切的理性和感受活動，都必須在時、空的基礎上才有發展的可能。

中國很早便建立起時間、空間的概念而為之定名，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管子》的〈宙合〉篇，其中「宙」、「合」分別指時間、空間，《淮南子 原道》云：「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注：「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日宙，以喻天地。」¹則以空間為「宇」、以時間為「宙」，並進一步點出空間與時間二者的屬性。

現代人對時間、空間的研究則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將時空概念區分為二個面向，一是物理上的時空概念，一是認知上的時空概念。前者指的是可以物理標準檢驗的「物理時空」，亦即人們所置身的現實世界，後者指的則是透過人們認知後、反映於心裡的「心理時空」，是隨著每個個體不同視點、不同背景而有所差異的。²這二者的存在彼此互相依存，即時空概念既不可能離開現實世界，亦不可能脫離人的主觀心境而存在。它們所傳達出的「真實」亦是不同層次的。站在現象學和認知心理學的觀點而言，後者毋寧是更具有意義的。而時空意識³的定義即是個體覺知、感受外在時、空後，所衍生的對時空的主觀認知內容，也就是所謂的「心理時空」。

文學是個人情志之反映、思考活動之產物，自然也以時空框架為其構成之基本要素，個人在詮釋自我時空經驗時，必然依循著其理解

¹ 《淮南子 總體》(臺北：世界書局，1957年)，頁1。

² 結構主義派心理學家狄區納認為存在著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物理世界，一個是心理世界。物理世界是事物的原初存在，它完全不依賴於任何特殊的個人經驗，物理世界是對象的客觀的原本的存在，而心理世界則是人對物理世界的體驗，其主觀性是很強的。詳見：狄區納，《系統心理學緒論》，(臺北：昭明出版，2003年)。

³ 「意識」是哲學及心理學的名詞，其義同於意識狀態，指個體對自己身心活動知覺了解的歷程。是個體與環境互動時，對自己所作、所想、所感、所知的內在的、主觀的了解。參見：張春興，《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市：東華書局，1986)，頁149-150。

世界的的習慣知識，而詮釋自我時空經驗的同時，也同時賦予其筆下時空經驗獨特的意義。⁴文學語言所構成的正是滲透了創作者主觀色彩的「心理時空」，在這幅心靈圖景中，個人對自我定位的認知便透過其與外在世界的對應關係呈現出來。被化入文字的心理時空，往往會衍生出更多不同的變化，創作者可以化百代於一瞬、變天涯若比鄰，將現實與回憶、目遇與想像的時空紛然並陳於文字之中，其中虛實交錯的時空意識，正曲折地展現出個體看待世界自我的方式，因此研究詩歌中時空要素的構成情形，實有助於理解創作者對自我生命的省思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和空間的關係是休戚相依的，若然沒有時間，世界只是一幅凝定不動、毫無生機的空洞風景；若然沒有空間，時間的行進也就失去了顯影的憑依⁵。因此在討論作品中的時空意識時，不可能完全將時、空二者獨立分割來看，在人的認知裡也是如此，時、空的概念時有相通之處，從語言的使用上就可看出端倪，時間、空間的單位或描述常被交錯使用，例如：「遠古」、「近世」等。

以下，本章將嘗試探討貶謫詩中呈現之時空意識，試圖探究貶謫詩人在面對仕途不遂、未能得志的生命處境時，如何自我安頓的情形。

第一節 北宋前期貶謫詩之時間意識及意涵

一、時間意識及其感情內涵

時間是抽象的存在，個體對時間的感知，源自對空間變化的覺察，「時序」及「時值」則是個體藉以認知時間的兩個向度，時序指時間的序列（series）狀態，建立在「過去 - 現在 - 未來」的線型認知結構中，代表字詞如：「朝」、「暮」；「今」、「昔」等；時值意謂時間的長短狀態，代表字詞如：「久」、「暫」；「遲」、「速」等。「自然時間」的

⁴ 張嘉純，《漢魏六朝辭賦中的遊仙題材研究》，2001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第五章 遊仙時空之探討〉，頁139。

⁵ 「就像對一切抽象事物的知覺模式一樣，我們必須透過實存空間中的具體物象，閱讀時間「經過」的痕跡。這些物象，就是時間的載體，引導我們知覺時間。」見：李清筠，《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0年），頁21。

時值、時序是恆定的，《論語 子罕》篇記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中「逝」與「不舍」呈現時間一往無返的本質；而「心理時間」的時值則因個體主觀心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由於時間意識深受個體主觀感受的影響，故個體的時間意識常反映出人情化的特徵。李澤厚提出「時間感情化」之觀點，以為時間的綿延或頓挫、存在或消亡，總是與情感連在一起的。如果時間沒有情感，只是機械的框架和恒等的蒼白；如果情感沒有時間，那是動物本能和生命的虛無。⁶時間與感情的結合，使生命經驗因著時間的存在感更顯得靈動豐滿，正如宋代畫論家郭熙所描述的：

真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蒨，秋疏薄，冬黯淡。盡見其大象而為斬刻之形，則雲氣之能度活矣。真山水之煙嵐，四時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曼脩而如狀，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為刻畫之跡，則煙嵐之景象正矣。⁷

四季「如笑」、「如滴」、「如狀」、「如睡」的不同景象，正是融洽了人主觀情意後所映射出的形象。從此一觀點出發，本段將先從時值及時序感知的二個側面切入，分析北宋前期貶謫詩所呈現之時間意識及其對應的感情內涵。

（一）時值的感知

1 謫居生活的漫長感

貶謫詩人的生活時間往往呈現一種閑散、漫長感，在其詩作中亦常以「閑」字來概括對謫居生活的時值感，「閑」字常伴隨著「長」字一起出現，如：「白日只為閑人長」（歐陽脩，〈青州書事〉）、「玉塵閑揮白日長」（歐陽脩，〈奉答子履學士見贈之作〉）等，職微、事簡或所處之地偏遠都是貶謫詩人感到時間被延伸、拉長的主因，如：「官散無所事，度日多閒隙。」（唐介，〈碧落洞〉）「郡僻青山合，官閑白日長」（〈歲暮感懷貽馮同年中允〉）等詩句的描寫。身居閒職、公

⁶ 李澤厚，《華夏美學》（臺北：時報，1989年4月）。

⁷ 郭熙，《林泉高致 山水訓》。

務清簡，以致空暇時間增加使得時值彷彿被延伸；由於所處之地的偏僻荒涼、空間感的加深連帶亦使時值的心理向量被拉長了。在時間的延長感裡則隱藏著貶謫詩人各異其趣的感情內涵及生活態度。一類情感表現為無奈、焦慮，以王禹偁為代表，其詩中每每強烈流露對「閑」的強烈失落感，如：以下諸詩所述：

謫居不敢詠江籬，日永門閑何所為。多謝昭文李學士，勸教枕籍樂天詩。左宦寂寥惟上洛，窮愁依約似長沙。樂天詩什雖堪讀，奈有春深遷客家。（〈得昭文李學士書報以二絕〉）

謫居京信斷，歲暮更淒涼。郡僻山青合，官閑白日長。燒炷侵寺舍，林雪照街坊。為有遷鶯侶，詩情不敢忘。（〈歲暮感懷貽馮同年中允〉）

知州宅畔繁如雪，錄事廳前落似梅。副使官閑花亦冷，至今未有一枝開。一郡官閑唯副使，一年冷節是清明。春來春去何時盡，閑恨閑愁觸處生。（〈清明日獨酌〉）

詩中以「寂寥」、「淒涼」、「冷」、「冷節」烘托全詩，使「閑」的時間感帶著窒悶的冷寂淒清，詩人並以「閑恨」、「閑愁」點出自身對「閑」的厭棄、愁悶情緒，呈現一種無事可為、只能徒任光陰虛擲的無奈感。陳堯佐的〈赴潮陽倅〉也傳達出相似的心理感受：

沈醉猶難別帝州，滿城春色重淹留。公閑預想消魂處，望闕頻登海上樓。休把空言較短長，算來齊物也無妨。蠻民解唱昇平曲，願領閑愁入醉愁。

「望闕頻登海上樓」此一動作透露詩人對京闕、功名的懷念是他因閑而生愁的原因，試觀陳堯佐的〈天聖間入參大政復寄題二章〉云：

羅浮山下郡，樓閑枕滄溟。誰得閑中意，清風野吏亭。

山好曾留句，城高復創亭。登臨千萬境，誰與畫為屏。

當時堯佐官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正獲大用的心境自又不同，此時對「閑」的感受成為另一種不同於謫居時的閑愁、而是與自然之美融洽為一的愜意情緒。文同的〈山城秋日野望感事書懷詩五章呈吳龍圖〉亦然：

才力雖難敵楚騷，賦詩常亦在秋多。自然野思元無限，不爾閑愁可奈何。要路故人皆廢忘，偏州佳客少經過。明時且為貪榮祿，豈學湘纍便九歌。

「明時且為貪榮祿」呈現詩人再獲重用的心願，這些詩中對「閑」的愁緒，實隱含一種意欲以才效時、無奈志不得伸的深層心理。

另一類對貶謫時期的閑居觀感則截然不同，呈現出怡然自適的豁達心境，如范仲淹的〈蕭灑桐廬郡〉云：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蕭灑桐廬郡，開軒即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開歌舞事，遶舍石泉聲。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蕭灑桐廬郡，身閑性亦靈。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黃庭。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通篇流露一種蕭灑快意的情懷，「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中的空不是空寂，而是一種無所牽絆、悠然自得的精神狀態，所以詩人在接觸外界時，能夠感知事物的美感及趣味，時間的延長感伴隨的不是仕途不遂、光陰虛度的焦慮愁悶，而是一種能夠融入所處之地民情生活、豐富充實的生命喜悅。

寇準在〈岐下西園秋日書事〉云：「身閑心自泰，何必濯滄浪。」則「閑」非但不再是被棄置不用的苦悶，還進而成為超脫仕途困蹇的能量，這是對屈原以降貶謫作品所承繼的苦吟傳統之突破，歐陽脩亦有類似觀點，他在〈與尹師魯書〉中嘗批判前世之人「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⁸認為志於道不能安貧處窮、卻作感感之文者只是庸人。〈啼鳥〉一詩便表現歐陽脩對此信念的實踐：

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為交朋。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閑酒美惜光景，惟恐鳥散花飄零。

⁸ 〈與尹師魯書〉，收入《歐陽脩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6月第1版），頁490。

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歐陽修作此詩在慶曆六年，當時他被貶知滁州，寫下「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二句表明他對以處窮為悲的騷人傳統的不認同感，歐陽脩雖被貶官遠謫，仍能自得其樂、與花鳥為朋，「身閑酒美惜光景」呈現一種不為現實遭際的心靈自由。祖無擇在謫居袁州時期所寫的〈袁州慶豐堂十閑詠〉，更是直接以「閑」為主題入詩：

吏散鈴齋掩，閑眠到日斜。無端是春夢，容易繞京華。
 鄭聲良可厭，閑抱七絲琴。欲識調絃意，理人先理心。
 年長身多病，閑鈔已試方。未甘先犬馬，畢命報恩光。
 青山日相對，閑看白雲生。誰謂無心出，中含濟物情。
 曉按三杯後，閑烹北苑茶。色香俱絕品，雪泛滿甌花。
 扁舟賓客少，閑作道家裝。跡靜心還靜，逍遙覺日長。
 雨霽輕埃息，閑吟面曲池。遊鱗時時擲，雙破碧漣漪。
 朝來因試筆，閑答故交書。莫怪音塵絕，吾心與世疏。
 漸老無功業，閑思惜壯年。桑榆如有得，猶可勒燕然。
 晴軒足清趣，閑與鶴開籠。寄語北山侶，無驚蕙帳空。

「閑」在其筆下已經融入衍生為生活百態，在「閑」中可以體驗各種日常活動的情味：品茶、遊歷、求道；亦可進行生命的「理性」反思、觀照：觀物之理、思己之志，詩中的「閑」蘊含著一種逍遙自適、無入而不自得的意涵，而在詩人多層面的運思下，「閑」已不僅是一種單純的直覺感受，而逐漸透露出一種理性的思惟來。

2 有限生命的侷促感

是當時間之逝對應至個體生命時，生命的有限性「死亡」便被彰顯了，因此在面對時間的推移現象時，個體常常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傷逝」的悲哀與焦慮感。正如容格爾在《死論》中所說的：

每個人的生命時間都具有自己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它不能被任何東西取代。在每個人扮演的特定角色中，他或許可以被取代，

然而，他的曾在始終不可替換。⁹

死亡意味著生命的消解，個體存在的獨特性意義亦隨之灰飛煙滅，因此人對死亡不免普遍存在著哀傷關注，這種關注正源於人類對於生存的本然眷戀。¹⁰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亦常呈現這樣的時間意識，詩人每以「急」、「忽」、「驚」來暗示時間流逝之倏忽難測，像：「芳時同夢幻，急景如奔流。」（寇準，《成安感事》）「風雲淒已高，歲月驚何邁。」（《交往的空間太狹小了。》）而在時間的急條奔流中映照出的常是詩人日益衰頹的影像，如：「情懷漸變成衰晚，驚鑑朱顏驚暗換。」「光陰催晏歲，牢落慘驚飆。白髮新年出，朱顏異域銷。」這些句子隱含著一種對時間之逝、己身之衰皆無法掌握、無法改變的深沈慨歎。

在生命有限的侷促感中，貶謫詩人憂懼的焦點往往並不僅限於死亡本身，像劉摯的〈偶吟〉、王禹錫的〈遣興〉、歐陽修的〈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平昔名場氣吐虹，青袍霜鬢老湘東。舊交半在雲霄上，壯志都銷水石中。（〈偶吟〉）

芳時同夢幻，急景如奔流。念我何為者，年來生百憂。貧居負勝事，壯歲傷羈遊。臨民慚墨綬，垂釣思滄州。（〈遣興〉）

百年身世片時間，況是多愁鬢早斑。貧有琴書聊自樂，貴無功業未如閒。（〈曉發齊州道中二首〉之一）

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歲已昏。誰得平時為郡樂，自憐瘠渴馬文園。（〈曉發齊州道中二首〉之二）

「壯志都銷水石中」、「壯歲傷羈遊」、「貴無功業未如閒」、「國恩未報身先老」表現他們憂心的焦點是老之將至而功業未成。即使如歐陽修能以道自樂、不以處為悲者，對此仍未免流露慨歎情緒，這是因為「澤世濟民」的理想始終構成這些士大夫生命的核心價值，詩人雖能不以一己際遇之窮厄、生活環境之困蹇為悲，但是卻不能不對生命志業、理想價值之未能實現感到悵然，平居之樂雖能消解生活之短暫困頓，

⁹ 容格爾，《死論》（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頁127。

¹⁰ 同註6，頁141。

終究無法紓解生命的終極憂患。因此生活之閑與生命之促隱然構成一種微妙的對比與矛盾，「閒」的時間感是被延長的，「促」的時間感則是緊迫的，二者總是在貶謫詩人心中反覆發揮著作用。

貶謫詩人亟欲在有限生命中自我成就，然而卻受到現實處境的限制，於是部分詩人進而思索時間與生命本質的問題，試圖消除對生命之促的焦慮，達到心靈的安頓，此時的作品就流露出一種哲理性意涵。如王禹偁的〈酬楊遂〉一詩：

伊余亦左遷，諷之心無慆。人生一世間，否泰安可逃。姑問道何如，未必論卑高。自古富貴者，撩亂如藜蒿。德業苟無取，未死名已消。豈期顏子淵，不朽在一瓢。推此任窮達，其樂方陶陶。達則為鯤鵬，窮則為鷦鷯。垂天與巢林，識分皆逍遙。

其詩融合儒家安貧觀點及道家隨分逍遙的處世態度，但所追求的仍是有限生命在此世的安頓法則；另一類貶謫詩作則意圖藉著游仙觀點追求有限生命的超越、詩中往往流露對永恆時間的企慕，如的梅詢〈武林山十詠〉中的〈煉丹井〉一首：

仙翁道未成，棲神在巖石。酌彼山下泉，窮年煉金液。洞陰春始綠，苔甃秋涵碧。細慕不可期，憑欄望鳧舄。

詩人試圖對仙界的探訪、暗示著對彼界的嚮慕之意，也將此界生命不可得的永恆寄託於不可測的彼界。

（二）時序的感知

1 四季流轉的情境

季節總是伴隨著空間的流轉變換，易於令人覺知，是故四時常常被引入文學作品之中，而四時的描寫也必以空間內物形的流轉作為媒介體現。四季的情境在文學中或作為背景點染作品的氣氛、或作為書寫主題展現其生動的情態，總是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北宋前期部分貶謫詩人，承襲晚唐以來晦澀哀愁的文風，在描寫季節多表現悲恨愁苦的氛圍，如寇準〈秋興呈裴李二同年〉、〈冬日偶成〉；宋庠的〈相州春日〉、〈河陽秋思六首〉、〈歲暮北亭懷子京宛丘二首〉；宋祁

的〈中山立秋〉 諸作，茲引數首為例：

秦川春婉晚，漢水路迢遙。不待憑危檻，離魂已暗銷。（寇準，
〈有懷〉）

嶺外突蒸當盛暑，雨餘新館覺微涼。最憐夏木青陰合，時有鶯
聲似故鄉。（寇準，〈臨海驛夏日〉）

搖落江都城，風塵宛丘道。天涯遙相望，離思何草草。

在這些詩中秦川春景、夏日鶯聲、草木搖落，無不牽動詩人之離思鄉情，詩裡四季之景只是觸發詩人情感的媒介，寄寓於景物內在情感的特質尚不明顯，而在其他作品中，詩人情感與內在景物的特質則被有機地聯繫了起來，如：

歲晚亂山外，野望誰能同。寒沙明夕照，敗葉驚西風。孤煙暝汀樹，霜氣高秋空。徘徊念前事，旅恨良難窮。

正是旅愁悲遠宦，況逢邊塞向殘年。輪蹄影絕冬深路，鳥雀聲稀雪後天。探騎經旬無使客，戍樓終日有烽煙。病來無復拈罈酒，獨向虛窗盡日眠。

秋物自能晚，秋聲何足悲。歡應隨壯去，病已與衰期。斗遠終難挹，天高不易欺。此心丘壑戀，匪石恐難移。

西風萬里至，曠然天地秋。暮雨生夕涼，百蟲鳴啾啾。楚山曉蒼蒼，楚水亦悠悠。騷人試登臨，感物增進憂。

其中對景物衰敗形象的細膩描寫，與詩人的內在情感相呼應，「敗葉」、「孤煙」、「輪蹄影絕」、「鳥雀聲稀」的形象是落寞蕭索的，恰可對應詩人的「旅愁」、「旅恨」，呈現烘托渲染的作用，從這些作品裡可看到「悲秋」傳統書寫模式的影響：秋景總易喚起詩人淒苦悲哀的情緒記憶，隨著秋日萬物凋落、西風捲地的景象，詩人最易興起年華不復得、生命漂泊不定的慨歎。宋祁在〈古意〉一詩中，則更直接將秋葉與自身的游宦生涯作進一步的比擬：

薄宦若秋葉，飄然去林枝。盲風不我愛，吹角清淮湄。淮南苦慄慄，九月繁霜飛。晚蕙相為歎，崇蘭偕此衰。凋落雖云苦，芬香終不移。但願陽春動，要當三秀期。

在詩中，物與人的形象被等同起來，表面雖寫物的形象、實則在寫己身的遭遇，託物以寄寓自己的心境與懷抱，寄概遙深、格外耐人尋味。「晚蕙相為歎，崇蘭偕此衰。」則暗中結合並轉化了屈賦的香草比喻系統，賦予秋葉新的形象及文學意象，並從中委婉傳達自己雖謫放在外但仍不改德志的想法。

另一類不以貶謫為悲的詩人，在描寫四季情境時，往往能跳脫貶謫文學慣見的悲怨模式，如：韓琦的〈并塞晚秋〉一詩：

莫賦悲哉學楚騷，塞庭秋色一時高。霜嚴獵衛鷹權峻，風入弓膠士氣豪。對月清吟森玳瑁，吹花芳酌醉葡萄。汾波照骨銀河淡，曉夕寒光助帳刀。

其時韓琦因慶曆新政失敗被罷職外放，輾轉徙至并州，詩的第一句即明言「莫賦悲哉學楚騷」，可知韓琦亦不認同楚騷的悲怨傳統，在他筆下的秋景於清冽中又帶著一股豪放的氣息。韓琦寫詩向來即多歡樂少哀怨，他的〈落葉〉一詩，對落葉的觀感即不同於以往文學的傳統書寫模式，並以理性思維看待時序變化與人事遭遇的相通性，顯現宋詩言理、以故為新的文字特色。范仲淹的〈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一詩則更將風物特色與春日的歡樂氣息結合起來：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卻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

則以歡樂繽紛的春日景象為始，帶出閩南一帶「鬥茶」活動的熱鬧氣氛，詩末范仲淹興之所至甚至呼喚夙昔因罪流落或際遇潦倒之古人一同感受歡樂氣氛，帶有一種欲滌淨亙古以來遷客憂思不平之氣的豪邁心胸。

2 生命今昔的流動

生命是一個持續性的歷程，個體對自己存在的認知是無數個由昔至今的印象片斷累積而成的，處於貶謫生涯時，詩人往往會回憶起以前的生活，將此刻的我與過去的我聯繫起來，無論是從現在溯及過去，抑或是由過往思及當下，都是自我生命歷程的反思。

部分詩人在貶謫之初或者對異地有強烈的距離感，但隨著年月既深、融入當地生活後，亦漸能以另一種新觀點、開放的心胸看待貶謫之地的物象，像王禹偁的〈齊安郡作〉：「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亦喜歡。」便透過今昔的對比呈現自己心境及生命的轉變情形。

第二節 北宋前期貶謫詩之空間意識及意涵

空間的結構是立體的，空間知覺建立在「上 - 下」、「左 - 右」、「前 - 後」的三維認知結構中。地理學上所談的空間著重於客觀的空間定位，而文學研究所談的空間著重於主觀的「心理空間」，是一種亦即大衛哈維所指的：

是一種透過個人主觀經驗構成的心靈上的空間和地圖，在其中蘊含個體想像中的『真實』事物。在廣大的空間中，透過個體認知的投射，每一存在物都有了獨特的意義，形成一種個體的『自我中心空間』。

文學作品裡的「心理空間」描寫較「心理時間」有著更多層次的變化，由於文字書寫有其局限性，無法將創作者眼中所觀、心中所想之景象，立時鉅細靡遺地全面展露在讀者眼前，只能透過創作者視點的轉換、移動，以歷時性的方式逐漸構築整個空間的面貌，然而這個空間的面目已經透過創作者的想像而產生變形。而創作者視點的選擇、移動的歷程，便透露了他的主觀情志與心理內容。¹¹

本節擬對擬分兩個方面來討論：分別從貶謫詩中自我空間的建構及空間意識的表露來探究詩人面對貶謫處境時自我安頓的方式。

一、自我空間的構築

正如巴舍拉所說的：

空間並非填充物體的容器，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¹²

主體與空間的存在息息相關，主體活動因空間顯現其意義，而空間的構成亦滲透著主體的思維，主體活動也因空間方能顯現特別的意義。貶謫詩人在踏上異鄉土地時，必然要在陌生的環境裡構築新的自我空間，以求得生命的自我安頓，在詩人構築空間的過程中，他對空間的布置、功能的認知、價值內涵的投射 等等，往往透露了符應

¹¹ 詩歌的空間觀念表現較為單純，其所顯示的形象是「單向」的，只集中顯現個別作者的空間意識與觀念，並依照詩句進行的先後順序逐一呈現詩人對物象形態變化的概念。參見：鄭毓瑜，〈賦體中「遊觀」的型態及其所發展的時空意識——以天子游獵賦、思玄賦、西征賦為主的討論〉，《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12月。

¹² 巴舍拉，《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出版，2003年），頁5。

自我價值觀的思維，以下將分別由「構築」之意義、價值之投射、功能之呈現三方面來分析貶謫詩人內在的價值觀。

(一)「構築」之意義

觀察北宋時期的詩作，發現大部分的貶謫詩人每至貶所，往往積極構築一個新的空間，「構築」的方式包含多種類型，可能是從無到有的「建構」、也可能是以前人遺址為基礎作「修葺」、也可能是有意、無意間「尋訪」到的。這個過程對貶謫詩人有其重要的意義，構築一個自己認同的自我空間，是藉由對空間的掌控權獲得一分歸屬感，等於在陌生的土地上設置了一個對自己別具意義的空間座標，確定了自身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

從無到有的「建構」，無論地點的選擇、擺設的呈現、空間的名稱都經由構築者之手，構築者的價值意涵得以具體且完整的呈現；以前人為遺址的修葺，構築者往往懷抱恢復文化價值的心態及撫今思古的歷史意識¹³；尋訪而得的空間則往往帶有一種不期而遇的驚喜感。

(二) 價值之投射

1 命名

空間的構築過程往往挹注了構築者本身的價值觀念，最明顯的特徵表現在空間的命名上，為空間定名等於確立自身與空間的內在聯繫，而且名字往往帶有主體個人的主觀價值。據《玉壺清話》所載，徐鉉在晚年遭道安構陷，被貶靜難軍行馬任上之事：

徐鉉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自箴：「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為富，娛老以佚。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恬然，永終爾吉。」¹⁴

¹³ 尹洙，〈襄州硯山亭記〉：「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仁矣乎！」滕宗諒，〈岳陽樓詩集序〉：「況僕忝宰於今，旦暮為湖山主事，弗慮乎一旦眾作與橈棟同淪委，則後之議我者以為何如？」即皆表現出對歷史人物及遺跡之重視。

¹⁴ 《玉壺清話》卷八，頁79。《全宋文》亦收有此文，然字略有更易：「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戶庭不出。知足為富，娛老以逸。貂冠蟬晚，虎皮羊質。」

觀其自箴內容，可知徐鉉以「靜齋」¹⁵為名，帶有戒躁慎動、靜以自守的意味。顯示詩人於晚年遭貶後，欲求遠禍全身以終老的意向，因此所命之名便帶有自我警惕的意涵。

另外一種常見的命名方式則帶著自我期許的意涵，陳堯佐因「失律京府，奔命海上」，任潮州通判時，曾建有一獨遊亭，他在〈獨遊亭記¹⁶〉中自述建亭始末及命名原由：

余既至，即關公宇之東偏古垣之隅，建小亭焉，名曰「獨遊」。清江照軒，疊巘堆望，几案琴酒，軒窗圖書，是獨也，不猶愈于人之嗷嗷者乎？嗚呼，人非獨則近乎辱，道非獨則牽乎俗，所謂周而不比者，斯人歟？余聞或者之說，不果承命，又懼潮之民謂余悒悒而來，而獨善也，故載其說于屋壁。¹⁷

「獨遊」一詞帶有道德價值的內涵，「人非獨則近乎辱，道非獨則牽乎俗」是圍繞著「君子周而不比」的觀點而來的，呈現詩人希望以「獨」自處、不合流俗，完成內在的德業修習，所構築的空間呈現一種內向靜得的特質。至於蘇舜欽的〈滄浪亭〉之名，則是取自屈原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對應自己同樣因罪放逐的處境及心情。

除命名外，從空間形象的配置及功能的呈現，亦可以看出貶謫詩人的價值觀。陳堯佐的〈獨遊亭〉的空間擺設是：「清江照軒，疊巘堆望，几案琴酒，軒窗圖書」，結合了自然景象與人文器物，即顯示人文與自然價值並重的空間概念。相對於陳堯佐嚮往「獨遊」靜思自得的情味，歐陽脩則建構「豐樂亭」，希望能藉與群眾同遊、從人我關係的和諧互動中，感受真正豐盈的快樂。¹⁸

¹⁵ 《說文》「齋」字云：「齋，戒絜也，從示 省聲。」段注曰：「《祭統》曰：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齋戒或析言：如七日戒、三日齋是，統言則不別也。」以齋為居室之名本已有戒飭之意。

¹⁶ 查《全宋詩》，陳堯佐僅在〈憶潮陽〉一詩中曾提及獨遊亭，而且是以回憶的形式：「東西樓閣與雲齊，天際孤煙認惡溪。記得幽人舊吟處，獨遊亭在野橋西。」

¹⁷ 〈獨遊亭記〉，《全宋文》，卷一九六，頁380-381。

¹⁸ 同註19，頁275。

(三) 類型之呈現

在貶謫詩作中，最常出現的一種空間即為遊賞空間，遊賞文學（或稱山水文學）是中國詩歌的一大主題，貶謫詩人藉著山水之遊賞可紓解生存的困頓及危機感，這種因憂而遊的儀式是將生存的困頓、生命的困厄總結為空間的壓迫、時間的短促，將「士不遇」的憂鬱心境，轉入神話象徵儀式之「遊」。¹⁹自屈原以降，人世的遨遊即成為貶謫官員藉由空間移易而解消憂懷的一種普遍方式。遊賞空間包含各種不同樣貌，貶謫詩人每在不同的空間裡獲得不同的慰藉、滿足其不同的需要。

1 自然山水

在詩人筆下的自然山水，是一個詩人自適自足的小宇宙，山水形象之美可以令使詩人賞心悅目，山水形象所呈現的生命精神氣韻，則可以令人領悟到宇宙生命本體的真義，體會物我關係的和諧、達到一種自由逍遙的心靈境界。北宋前期貶謫詩所呈現的詩人與山水間的關係往往是和諧融一的：鄭文寶的〈郢城新亭〉：「每到新亭即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四簷山色消繁暑，一局棋聲下翠微。」個體活動因與自然空間最後相融為一，呈現的個體心靈是自由自適的。

2 人文建築

在遊賞的過程中，亭、臺、樓、閣等人文建築是詩人們駐足遊歷的重要據點，這些建築共有的特點在於其有一休憩的空間，詩人可以在此長時間的賞玩駐足，宛如一世外的桃源，心靈的休憩空間，隔絕了塵寰與自然之境、世俗與世外的二個世界，另一特點是居高俯下，詩人以此為據點，可以廣覽四周的美景，「登高消憂」是王粲〈登樓賦〉傳下的書寫傳統，也應是詩人登高行動中的心理因素之一。陳堯佐〈鄭州浮波亭〉：「碧玉波光四面寒，虛空簷宇出林端。塵埃未到交遊絕。」夏竦〈狎鷗亭〉：「元化平分荷大鈞，左符新刻玉為麟。南湖特地栽桃李，擬伴沙鷗熙過春。」滕宗諒〈翠光亭〉：「千古江山好樹新，

¹⁹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3月初版），頁8。

翠光亭上一傷春。碧波無盡愁無盡，留與今人復後人。」都向讀者展示了一處處清美的景象，透過閱讀詩中空間的流轉，讀者彷彿也參與了一個完整的遊賞歷程。

另一方面，如果這些建築是帶有歷史意義的古蹟，像歐陽修的〈峴山亭記〉：「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又如梅詢的〈翻經臺〉：「靈運曾此臺，瞭心住幽寂。重繹葉上書，深藏林中跡。遺文傳竹素，野蔓侵苔壁。登覽平未休，蒼山日將夕。」宋祁〈疊嶂樓〉：「雷射盤西北，高樓勝覽並。景閒思謝守，名重擬宣城。天闕雲來緩，等微鳥去輕。客憂銷更有，須到此中傾。」〈疊嶂樓〉：「謝公城上謝公樓，百尺闌幹挂斗牛。碧瓦萬家煙樹密，蒼崖一檻瀑泉流。波光灩灩前溪滿，榭影亭亭古寺幽。此地近除新太守，綠窗明月為君留。」范仲淹〈釣臺詩〉：「漢包六合嬰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式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觀者更可藉懷想達到古往今來人物的接通，獲得「人文」或「歷史」的價值意義。

二、生命意識之顯露

（一）對帝都的渴慕

士人因罪遭謫、遠放外地，不僅是位階的下降，脫離了統治集團的核心，從文化空間來看，更是遠離了文化、權力中心，成為被邊緣化的一群。故詩人往往用「荒」、「僻」、「狹」、「遠」來指稱自己身處之地，像是：劉兼：「邊郡荒涼悲且歌。」宋祁：「西北天根遠，東南地脈浮。」富弼：「偏州地狹民事簡。」這是以帝都的地理位置為中心而言的，由帝都為中心點向四周輻射，距離越遠之地在地理、文化二層面越被視為偏僻、落後，恰如王禹偁所說的：「洛南遷客堪羞死，猶望量移近帝城。」在只要能夠調任到靠近帝都之處，在貶謫官員的心裡即是蒙恩加赦了。

宋代像唐代一樣，權力中心位在北方，被貶謫的官員絕大部分都被貶放至南方，雖然宋代南方的經濟文化已經愈趨繁榮，但在時人的觀念裡南方仍然是窮惡且落後的，尤其嶺南更被認為是極惡之地，因此被放逐到嶺南被視為是與死罪同等的罪責。「嶺南水土，春最惡弱，

制出之日，咸謂介若至彼，必無生還之理。」²⁰因此在貶謫詩人的詩中常自稱「北人」，北方在貶謫詩中亦時而成為帝都的代稱，如：宋庠：「寂寞南朝寺，徘徊北顧人。」范仲淹：「北人情況異南人，蕭灑溪山苦無趣。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鄉心難具陳。」

作為文化、權力核心所在的帝都，是一種已被社會價值化了的「地方」(place)²¹，它不再只是一個地圖上單純的空間座標，而是被意義化了的特殊符碼，對士人而言，帝都都是他們完成自我實現的功業空間，是安頓自我生命最高價值的所在，海德格在〈築居思〉一文指出：人類真正的棲居困境其實並非在於無家可歸的現實層面，而在於無家可歸的心靈狀態。如果人類尚不能確認出本身的位置，他便無法根據這個位置設置一個能讓生命自由棲居的空間。而貶謫詩人這種被擯棄於權力中心之外的傷感較無家可歸的失落感外另外多了一重「自我價值」被毀棄的挫折感，因此貶謫官員往往表現出對帝都強烈的渴慕之情。像宋庠在：

臣某誠榮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嚮辭宰政，出布藩條。專處外以首公，顧還朝而絕望。周旋三任，首尾八年。終微樹化之方，可稱惟良之歎。²²

貶謫詩作中也常流露這樣的觀點，如：梅詢的〈吳興道中〉：「行頻北望，戀闕意拳拳。」宋庠的〈初憩河陽郡齋〉：「雪擁承簪髮，丹藏戀闕心。」宋庠：「樓船法從年年盡，借問孤臣何歲歸。」「去國倏三歲，頗知歸思紛。南心曉城鬥，北眼普樓雲。」可說對帝都的懷念及渴慕幾乎無時無刻不盤旋在他們的心中。

(二) 對家鄉的懷念

²⁰另外余靖：「伏念臣昨於慶曆中，自知制誥分司南京，於韶州居住。是時蠻賊唐和走在嶺表，已有臣僚言臣得罪，不合令居嶺南，尚賴聖朝含容，免臣遷徙。」

²¹「地方」是被每一個個體視為：「一個意義、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一個動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點；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而對「地方」的認同，即稱作「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感是在歷史的特殊情境下，個體和社會之間不斷過證中所形成的。任何活動的參與，都隱含了一個人連續性構成和再構成的地方感。「地方」(place)這個詞彙，在論述中，亦可被譯作「場所」或「地點」。是經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以及群體的認同感的建立而轉化成的、具有特殊意義的空間。〈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歷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

²²《全宋文》卷四二六，頁688-689。

對士人而言，陌生土地帶給他們的是雙重的，除了失卻自己建功立業的舞臺外，亦遠離了自己生長的家鄉。身在帝都時建功立業的志向可以沖淡鄉情，然而一旦被罷官遠逐、抱負難伸，面對異地山水，思鄉情緒便不免油然而生。中國古代屬農業社會，「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根植於人心，《易 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禮記 哀公問》：「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因此除了帝都之外，家鄉便是最令貶謫詩人懸念之處。當回歸帝鄉既不可期，貶謫每易興起返鄉歸田的歸隱念頭。

家國既遠在千里之外，對家國的懷念便只能寄寓在回憶的心靈圖景之中，而心靈圖景的再現往往須藉著「登臨遠望」的動作來觸發，登臨遠望也是中國文學裡常見的書寫主題之一，這一「望」字裡包含了複雜的情感，清人張玉穀在《古詩賞析》中評樂府古辭《悲歌》：「惟其欲泣，所以悲歌；惟不能歸，所以遠望。」²³「望」就成為身在異鄉的遊子重要的情感慰藉的一種類儀式性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姿勢是表達我們各種願望意圖、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號和徵兆。」²³透過「望」的動作得以消解主體身在異鄉的陌生焦慮，如宋祁的：「久之成悵望，西北認皇都。」²⁴「白髮光陰誠可惜，五年搔首望長安。」王禹偁的〈望日臺〉：「憑高聊寫望，孤懷念鄉國。長安不可見，但對金烏赤。」陳堯佐的〈赴潮陽倅〉：「沈醉猶難別帝州，滿城春色重淹留。公閑預想消魂處，望闕頻登海上樓。」然而極目遠望，視線終有所阻，只能藉由揣想來獲得心靈上的慰藉。像宋祁的〈和登山城望京邑〉：「山川不可見，蔥鬱凝神懸。紫氣抱關迴，玉門侵城轉。負羽長楊獵，拄鐘平樂宴。高冠照華蟬，英俊皆比肩。朝奏主父牘，夜召貢生賢。五侯交薦幣，諸公亟為言。」便是由現實條件限制不可得見，轉而馳騁神思懷想京邑的情形來抒發懷京懷鄉的感觸。

（三）對景物的投射

「興情」與「比德」是詩人在觀遊自然時的二種心理傾向，²⁴「興情」可說是文藝創作最基本的動力。劉勰在《文心雕龍 物色》篇中

²³ 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臺北：商鼎文化，1991年，頁199。）

²⁴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麥田出版，2000年）。

寫道：

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²⁵

就體現了審美主體與客體二者互相影響交涉的關係，人一方面因觀物而興情，另一方面也將自身的情志不斷溶入觀賞活動中，影響其觀物的視點及觀感。

「比德」則是繼孔孟後一項悠久的文學現象，從宋初以來，持儒家清教的詩文革新倡導者們更企圖進一步以明確的道德標準為「山水清音」定位。張詠在〈春日宴李氏林亭記〉，便把李氏之山水園林設施與漢晉之「竹林誕放，金穀淫侈」區別開來，突出「安然與賢者遊」是「志大而識遠」之事，符合儒道之「宜」，釋智圓在〈好山水辨〉中則區隔出山水的「君子之好」和「小人之好」的不同。而在貶謫詩中的山水遊賞，亦常常被冠上「道德」的深層意涵，如：范仲淹〈留題常熟頂山僧居〉一詩中：「吾師仁智心，愛茲山水音。」其將「山水」視為「仁智」的象徵，這也是儒家一脈相承的傳統，山水被引伸為某種「道」與「志」的象徵。水在貶謫詩人的筆下往往進一步與屈原的事蹟結合起來，而有了另一層滌淨身心、提昇德行的效果，范仲淹：「乘此澄清間，吾纓可以濯。」這種滌淨有著更高的道德層面的意涵指涉，將水之清與人之德相以比附，帶有一種警惕、提醒自我的道德意味。

偏僻被棄之山水景物，更易興起詩人同病相憐的情感，產生一種「移情作用」，故特別為詩人們所重視。此時，審美觀照不是主體面對客體的感受活動，而是外射歷程，要自己內在感情投射到眼睛所感知到的景物中去。王禹偁在〈庶子泉〉寫下：「物形固天造，物景不自勝。泉乎未遇人，石罅徒流迸。」隱然有將自己的不遇投射到石頭身上。而時代久遠而遭荒廢久置的景觀，更讓貶謫詩人覺得痛心與慨歎。「漲溪者為誰，人骨皆已朽。我來尋故跡，溪荒亂泉吼。惜哉幽勝事，盡落唐賢手。唯餘舊時月，團團照山口。」又如蘇舜欽的〈滄浪亭記〉：「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

²⁵ 《文心雕龍譯注》（臺北：貴雅文化有限公司，1991年5月一日）。

水也。」「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似乎就將自己的仕途遭蹇投射為山水景物的「不遇」，而自身宛如這些山水景物的唯一知音，哀嘆這些景物的「不遇」，也隱然在哀嘆自身的情境，這在唐代柳宗元書寫〈永州八記〉時就流露出同樣的心境。

除了將景物作道德的比附或自身境遇的投影外，另一方面還有一種「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暫時放下自我的情感而對山水本身的自然形象直接作凝神的美感觀照。因此，自謝靈運以降的山水詩，就充滿了「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對於山水的「游覽」、「顧望」、「迴顧」、「瞻眺」等等的描寫與表現。但這種觀看的過程，卻不僅是「視覺」的，而且是「心理」的。同樣可以藉著這些景物來滌淨機心、世俗煩擾、以及因貶謫帶來的挫折感與焦慮感。如，鄭文寶：「每到新亭即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四簷山色消繁暑，一局棋聲下翠微。」陳堯佐：「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疏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閑。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開顏。」劉述：「翠屏千疊水潺潺，一簇青鴛杳靄間。惜是晚年逢此境，瀑飛蘿磴終難畫，龍蟄巖雲祇暫閑。薄宦勞人無計住，可嗟歸去又塵寰。」，「雖非吾土信云美」，雖然此地並非詩人念茲在茲、魂縈夢繫的家鄉故土，但因其景色的清美與開闊，亦能使貶謫詩人暫時忘卻「塵寰」與「羈網」之苦。

小結

時空是人藉以生存、認識世界與自我的依據，人類一切的理性和感受活動，都必須在時、空的基礎上才有發展的可能。使個體能將活動及經驗的認知納入一個有秩序、組織的結構當中加以理解，因此時空意識亦反映個體對自我生命形態及存在價值的定義。

從時空意識來分析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品，時間意識方面，由於中國儒家抱持線性時間觀，在意識到時間不斷流逝的同時，也正意謂了自己的生命逐漸消逝，當貶謫詩人因時間之逝而焦慮，其關注的焦點並不僅止於對有限生命的憂慮，而著重於功業未成、身先老朽的感歎，貶謫詩人亟欲在有限生命中自我成就，然而卻受到現實處境的限

制，於是部分詩人進而思索時間與生命本質的問題，試圖消除對生命之促的焦慮，達到心靈的安頓，此時的作品進而流露出一種哲理性意涵。

空間意識方面，貶謫詩人一方面亟欲在陌生的環境裡，建構確認自己存在及歸屬感的建築指標，另一方面則對遠在千里外的帝京、故鄉懷抱著永恆的眷戀之情。另外，貶所的山水景物成為詩人排遣公暇的知己好友，詩人每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景物身上，產生一種「移情作用」，使得筆下的空間景物因此都有了豐富活潑的生命感。